

《太公兵法》逸文

周-姜尚撰

清-汪宗沂輯編

<u>篇目</u>	<u>頁數</u>
序	(2)
第一篇	(4)
第二篇	(6)
第三篇	(10)
第四篇	(13)
第五篇	(16)
第六篇	(22)
第七篇	(26)

序

濟-汪宗沂序

兵法，古無書軒皇七十二戰，而得天下，所傳用兵要旨，惟丹書三十九字。太公述之，今在禮家書傳之言太公曰：翼戴文、武，身有殊勳，世祚太公，以表東海，史記謂西伯受命稱王，伐崇、密須、犬夷，大作 邑，天下三分其二。歸周者，太公之謀計居多，故後世兵機奇計者，咸宗太公。

其書藏柱下，孔子適週問禮始得之，而著錄焉。冉子於軍旅，嘗受學，用之有效。仲子亦躬聞「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」之訓詞，政事偉才必兼知兵。兵為五，禮為一。聖人所不刪，故班〈志〉列《六韜》入禮家。衛靈公問陳不答，權詞以拒，孔圉以問所 亦然，由衛之君臣，非可語用武之人。而文事武備，術本兼該，〈少儀〉記禮節而曰：軍旅思險，隨情以虞，兵凶戰危機事貴密，豈可以陰謀為詬病！執仁義為藉口哉！是以，老聃典司而有得，黃石授受而名家，皆本太公以為圭臬。考周秦間人稱引《太公兵法》，或曰《周書》；蘇秦祖之，作《陰符》，或曰《黃帝銘》；《皇覽》引之，作《金匱》。或以僂史佚前志而目為《軍志》，或以對武王用兵而據為「兵書」，然皆殘篇斷句，首尾匙完，聿在漢興之初，張留侯敘次所得於圯上者，藏之內府，諸呂用事，盜取出外，遂多散佚。孝武帝時，楊僕校兵書，猶有甄錄。劉子政〈說苑，指武篇〉尚多引《太公兵法》。建武中興，答詞引《黃石公記》已不云出《太公》。袁宏《漢紀》始言《太公六韜》有天子將兵事。《三國志》丞相諸葛亮寫《六韜》以教後主，由季漢時人通稱「兵法」為《六韜》，或爾時之《六韜》已合兵法逸文入其中，故〈藝文志〉之《六韜》稱週史，撰入儒家。而梁阮孝緒《七略》之《六韜》稱周文王師呂望，撰入兵家。隋〈志〉兵家取太公書，有《兵法》，有《陰謀》，有《金匱》。杜牧孫子注引《陰謀》、王伯厚《玉海》引《金匱》皆稱《太公兵法》，馬總《意

林》引《金匱》、《六韜》，而《六韜》文多不純，疑庾仲容為子鈔時，《六韜》已非原本。唐之《通典》、宋之《御覽》所引《太公兵法》，不盡稱《六韜》，亦不盡出《六韜》。顏師古以今《六韜》言取天下及用兵之事。

夫隋唐〈志〉所存《六韜》既非復漢〈志〉之舊，而鄭樵《通志略》有改正《六韜》名目，則知北宋刊本又與隋唐不同。孫淵如序《六韜》，信其用韻合古書，豈知唐以前之偽書恆多雜原文，正偽判別，黑白乃分，偏信則愚，概斥不錄。茲之所輯，先區條例，曰：《說苑》引《太公兵法》，曰：《大戴禮》引《周書》，曰：《皇覽》、《意林》引《金匱》、《陰謀》，曰：《左》、《國》、《史》、《漢》、《通典》、《御覽》引《周書》及〈周書·武稱〉，曰：周漢隋唐人引《兵書》、《軍志》、《兵法》，曰：唐人書引《六弋》，曰：今本《六弋》之近古者，曰：《黃石公記》逸文，以類相從，別為篇第，合之為《太公兵法》。雖未必徑復留侯之舊，然審擇矜慎，觀其大略，中多可法，亦異乎世之孤據，稱引書名而輯為一書之易易也。此外尚有《武侯八陣兵法輯略》一卷、《衛公兵法》三卷、附錄一卷，總弁之曰：《三家兵法通輯》，以與向時所為《武經三書校補》並行於世云。

光緒五年季春閏月歙浦汪宗沂衝伊述於從容而任齋

第一篇

《太公兵法》曰：致慈愛之心，立威武之戰，以卑其眾，練其精銳，砥礪其節，以高其氣，分為五選。異其旗章，勿使冒亂。堅其行陣，連其什伍，以禁淫非。壘陣之次，車騎之處，勒兵之勢，軍之法令，賞罰之數，使士赴火蹈刃，陷陳取將，死不旋踵者，多異於之將者也。

將師受命者，將率入、軍吏畢入，皆北面再拜稽首，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，東行西面而揖之，示弗御也。故受命而出，忘其國；即戎，忘其家；枹鼓之聲，唯恐不勝，忘其身。

〔史記·司馬穰苴列傳〕述此數言，正本之《太公兵法》。又「太公曰：為將者，受命忘家；當敵忘身。」見〔文選·西征賦〕注所引，蓋櫛括此文。

故必死，必死不如樂死，樂死不如甘死，甘死不如義死，義死不如視死如歸，此之謂也。故一人必死，十人弗能待也；十人必死，百人弗能待也；百人必死，千人弗能待也；千人必死，萬人弗能待也；萬人必死，橫行乎天下。（待，當也。「乎」一本作「於」。）

《白虎通義》傳曰：一人必死，十人不能待；百人必死，千人不能待；（「待」，今本作「當陳立」，《白虎通》疏證疑「待」為「得」之偽，非是。）萬人必死，橫行天下。《武侯正議》引後二語作「《軍讖》」，知確係逸文，《後漢書》鄧禹將張宗亦云「一卒畢力，百人不當；萬夫致死，可以橫行。」語意本此。

令行禁止，王者之師也。

文王曰：“吾欲用兵，誰可伐？密須氏疑（貳也）於我，可先往伐。”管叔曰：“不可。其君，天下之明君也。伐之不義。”太公望曰：“臣聞之，先王伐枉，不伐順；伐險，不伐易；伐過，不伐不及。”文王曰：“善。”遂伐密須氏，滅之也。

《呂覽》：密須之人，自縛其主而與文王。

文王將欲伐崇，先宣言曰：“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，不敬長老，聽獄不中，分財不均。百姓力盡，不得衣食，餘將來徵之，惟為民。”乃伐崇，令毋殺人，毋壞室，毋填井，毋伐樹木，毋動六畜，有不如令者，死無赦。崇人聞之，因請降。

《左傳》：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。軍三旬而不降，退修教而復伐之。因壘而降，此即所修之教也。

武王將伐紂，召太公望而問之曰：“吾慾不戰而知勝，不卜而知吉，使非其人，為之有道乎？”太公對曰：“有道。王得眾人之心，以圖不道，則不戰而知勝矣。以賢伐不肖，則不卜而知吉矣。彼害之，我利之，雖非吾民，可得而致也。”武王曰：“善。”乃召周公而問焉，曰：“天下之圖事者，皆以殷為天子、週為諸侯，以諸侯攻天子，勝之有道乎？”周公對曰：“殷信天子，周信諸侯，則無勝之道矣！何可攻乎！”武王忿然曰：“女言有說乎？”周公對曰：“臣聞之：攻禮者為賊，攻義者為殘，失其民制為夫。王攻其失民者也。何攻天子乎？”（宋戴埴鼠璞引問周公作《六韜》逸文）武王曰：“善。”

乃起眾舉師與殷戰於牧之野，大敗殷人。上堂見玉，曰：“誰之玉也？”曰：“諸侯之玉。”即取而歸之於諸侯，天下聞之，曰：“武王廉於財矣。”入室見女，曰：“誰之女也？”曰：“諸侯之女。”即取而歸之於諸侯，天下聞之，曰：“武王廉於色矣。”於是發巨橋之粟，散鹿台之財，金錢以與士民，黜其戰車而不乘，弛其甲兵而弗用，縱馬華山，放牛桃林，示不復用，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，豈不大哉！（漢劉向〔說苑·指武〕篇）

第二篇

武王踐阼三日，召士大夫而問焉，曰：“**惡有藏之約，行之行，萬世可以為子孫恆者乎？**”諸大夫對曰：“**未得聞也。**”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，曰：“**昔皇帝顛頊之道存乎？意亦忽不可得見與？**”師尚父曰：“**在丹書。王欲聞之，則齋矣。**”王齋三日，端冕，師尚父亦端冕，奉書而入，負屏而立；王下堂，南面而立。師尚父曰：“**先王之道，不北面。**”

王行西折而東面，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：“**敬勝怠者強，怠勝敬者亡。義勝欲者從，欲勝義者兇。凡事不強則枉，不敬則不正。枉者滅廢，敬者萬世。**（以上丹書之言）

〔後漢書·光武帝紀〕注引《太公金匱》曰：「黃帝居人上，惴惴若臨深淵。舜居人上，兢兢如履薄冰。禹居人上，栗栗如不滿日。敬勝怠則吉，義勝欲則昌。日慎一日，壽終無殃。」

藏之約，行之行，可以為子孫恆者，此言之謂也。且臣聞之，以仁得之，以仁守之，其量百世。以不仁得之，以不仁守之，其量十世。以不仁得之，以不仁守之，必及其世。”

王聞書之言，惕若恐懼，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，為銘焉於機，為銘焉於監，為銘焉於盥盤，為銘焉於楹，為銘焉於杖，為銘焉於帶，為銘焉於履屨，為銘焉於觴豆，為銘焉於牖，為銘焉於劍，為銘焉於弓，為銘焉於矛，為銘焉於席。

前左端之銘曰：安樂必敬。前右端之銘曰：無行可悔。後左端之銘曰：一反一側，亦不可以忘。後右端之銘曰：所監不遠，視邇所代。

機之銘曰：皇皇惟敬，口生詬，口戕口。監之銘曰：見爾前，慮爾後。盥盤之銘曰：與其溺於人也，寧溺於淵。溺於淵

猶，可遊也；溺於人，不可救也。楹之銘曰：毋曰胡殘，其禍將然；毋曰胡害，其禍將大；毋曰胡傷，其禍將長。仗之銘曰：惡乎！危於忿戾。惡乎！失道於嗜慾。惡乎！相忘於富貴。帶之銘曰：火滅修容，慎戒必恭，恭則壽。履屨之銘曰：慎之勞，勞則富。觴豆之銘曰：食自杖，食自杖，戒之憍，憍則逃。戶之銘曰：夫名難得而易失，無勉弗志，而曰我知之乎？無勉弗及，而曰我杖之乎？擾阻以泥之，若風將至，必先搖搖。雖有聖人，不能為謀也。牖之銘曰：隨天之時，以地之財。敬祀皇天，敬以先時。劍之銘曰：帶之以為服，動必行德，行德則興，倍德則崩。弓之銘曰：屈伸之義，廢興之行，無忘自過。矛之銘曰：造矛，造矛，少間弗忍，終身之羞，子一人所聞，以戒後世子孫。

《大戴禮記》第五十九。宗沂案《六弢》本孔子問禮所得，此當本在西漢《六弢》中，故禮家取之，或在《金匱》。

武王問師（《皇覽》無）尚父曰：“五帝之戒（戒同誠），可得聞乎？”師（《皇覽》無）尚父曰：“黃帝之君（《治要》引之，下有「時」字。）戒曰：吾之居民上也，搖搖恐夕不及朝。（劉邵《皇覽》、《治要》「及」作「至」。）栗栗恐朝不及夕，兢兢業業，日慎一日，人莫躓於山，而躓於垤。（《玉海》引《太公兵法》下三句，《淮南子》作「堯戒」，下一句，《韓非子》作「先聖有諺」，以上《藝文類聚》二十三引《金匱》所無。）故為金人三緘（一木作封）其口，而銘其背曰：「古之慎言（《玉海》引《皇覽》止此）人也，（《說苑》）戒之哉！戒之哉！（《說苑》疊一句，《藝文》同）無多言，無多事，多言多敗，多事多患。（《說苑》「多言」「多事」直接，與《家語》小異。一本患作「害」。）安樂必戒，無行所悔。（程伯敷雲：安樂必戒。八句又見武王席銘、楹銘，其實古語，相承不嫌重複。）勿謂何傷，其禍將長！勿謂何害，其禍將大！勿謂何殘，其禍將然。（《說苑》多此二語，與楹之銘合，《藝文》引無。）勿謂不（《說苑》作「莫」）聞，神將（此從《皇覽》及《家語》，《說苑》作「天妖」）伺人，熒熒（《藝文》作「焰焰」）不滅，炎炎奈（《藝文》作「若」）何？涓涓不塞（《說苑》作「壅」，《藝文》同），終（《說苑》作「將」）成（《藝文》作為）江河！綿綿不決，將（《藝文》作「或」）成網羅！青青不伐（《藝文》引作「豪末不札」），將

尋斧柯！誠（據《家語》、《說苑》作「不」）**能慎之，福**（《說苑》作「禍」）**之根也。曰**（《家語》誤作「口」）**是何**（此從《說苑》、《家語》，《皇覽》作「無」）**傷，禍之門也。**（〔宋書·傅亮傳〕引此二句曰「古語」，無二「也」字）**強梁者不得其死**（此一語《老子》述之），**好勝者必遇其敵。盜憎**（《說苑》作「怨」）**主人，民怨**（《說苑》作「害」）**其上**（《說苑》作「貴」，《左傳》引之）。**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，故下之**（《左傳》「君子不欲多上人」出此）。**知眾人之不可先也，故後之**（《家語》「後」作「下」，《老子》「不為天下先」本此意）。**溫恭慎德**（《說苑》作「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，故後之、下之」），**使人慕之。執雌持下，人莫踰之**（《說苑》作「莫能與之爭者」）。**人皆趨彼，我獨守此。人皆惑**（《家語》作「或」，乃古字）**之**（《說苑》作「眾人惑惑」，我獨不徙（《說苑》作「從」）。**內藏我**（《家語》作「乃」）**智，不示人技**（《說苑》作「不與人論技」）。**我雖尊高，人弗我害**（《說苑》作「人莫害我」）。**惟能如此也**（《家語》作「誰能於此」）。**江海**（《家語》作漢）**雖左長於百川，以其卑也**（《說苑》作「江河長百穀者，以其卑下也」，《老子》本之）。**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**（《家語》作「而能下人」非，此從《說苑》、《皇覽》。凡《太公金匱》、《老子》、〔史記·伯夷列傳〕、〔後漢書·郎顛傳〕均同）。**戒之哉！戒之哉！**（〔說苑·敬慎篇〕、《皇覽》「黃帝金人器銘」及《荀子》皆本太公所述，「黃帝戒」兼參王肅本〔家語·觀週篇〕用考同異。）

〔馬總《意林》武王問：“五帝之戒可得聞乎”太公曰：“黃帝雲予在民上，搖搖恐夕不至朝，故金人三緘其口，慎言語也。”即括上文。〕

武王問師尚父曰：“五帝之戒可復得而聞乎？”（《御覽》引《太公金匱》）**師尚父曰：“堯之居民上也，**（《意林》作「堯居民上」）**振振如臨深淵**（《治要》作「川」）。**舜之居民上，栗栗如恐不滿日**（《治要》引有「日」字）。**湯之居民上，翼翼**（《治要》作「戰戰恐不見旦」），**翼翼乎**（《藝文類聚》多「乎」字）**！懼不敢息**（八句，《意林》同，惟少四「之」字。以上《御覽》四百五十九所引）。**”武王曰：“吾拜**（楊本作「並」）**殷民居其上也，翼翼！懼不敢息**（《治要》所引作「翼翼，懼不敢息」）。**”**

尚父曰：“德盛者守之，以謙威強者守之以恭（此亦《老子》所本）。**”武王曰：“如尚父言。”因是為戒隨躬。**（《玉海》引劉劭

《皇覽》述《太公金匱》，楊慎以此為《金匱》銘。) **道自微而生，禍**（《藝文類聚》引作「福」，當從之）**自微而成。慎終與始，完如金城。**
（馬總《意林》引《金匱》，按《說苑》言「福生於微，禍生於忽」，知當作「福」。）

武王曰：“吾欲造起居之誠，隨之以身。幾之書曰：安無忘危，存無忘亡。熟惟二者，必後無兇。杖之書曰：輔人無苟，扶人無咎（〔崔駰傳〕注引《太公金匱》）。其冠銘曰：寵以著首，將身不正，遺為德咎。書履曰：行必處正，無懷僥幸（二句《意林》亦引）。書劍曰：常以服兵，而行道德，行則福，廢則覆。書車曰：自致者急，載人者緩。取欲無度，自致而反。書鏡曰：以鏡自照，則知吉凶（案此與後文〔朱穆傳〕注銘鏡同，而有脫誤）。門之書曰：敬遇賓客，貴賤無二。戶之書曰：出畏之入，懼之。牖之書曰：闕望省，且念所得，思所忘。鑰之書曰：昏謹守，深察偽。硯之書曰：石墨相著而黑，邪心讒言，無得污白。書鋒曰：忍之須臾，乃全汝軀。書刀曰：刀利礪礪，無為汝開（《文選》注云出《六韜》，《意林》亦引「鋒刀」二銘）。書井曰：原泉滑滑，連旱則絕。取事有常，賦斂有節（《意林》、《御覽》引《金匱》）。衣之銘曰：桑蠶苦，女工難得新捐，故後必寒。鏡銘曰：以鏡自照，見形容；以人自照，知吉凶。觴銘曰：樂極則悲，沈湎致非，社稷為危（〔朱穆傳〕注引《陰謀》，蔡邕以為武王踐阼，諮於太師，作銘，共十八章。）。
無握壑而附邱，無捨本而逐（《兵書》作「附」，一本作「治」）末，日中必營，操刀必割（二句賈誼文引）。執斧必伐，日中不營，是謂失時；操刀不割，是謂失利（賈子引作「之期」）。執斧不伐，賊人將來！涓涓不塞，將為（賈子作「成」）江河！熒熒不救，炎炎奈（賈子作若）何？兩葉不去（一本作「毫毛不拔」），將用（一本作「尋」）斧柯！為虺弗摧，行將為蛇（《意林》引《六韜》及〔六韜·守土篇〕。此以上全見《兵書》引黃帝巾幾銘，楊慎以為《太公兵法》引黃帝。）！綿綿不絕，重重奈（今本《周書》作「蔓蔓若」）何？豪厘（今本作「末」）不伐，將用斧柯（《周書》）！前慮不定，後有大患，將奈之何？

（蘇秦引《周書》連上多此三句，或以為出《太公陰符》，見杜牧《孫子》注，王伯厚以為《兵法》。）

第三篇

將欲敗之，必姑輔之；將欲取之，必姑與之。（〔戰國策·魏策〕任章引《周書》）**得時無失，時不再來。天予不取，反為之災。**（〔越語〕引《周書》）

天與不取，反受其咎。（《史記》蕭何引《周書》）

毋為權首，將受其咎。（《漢書》引《周書》）

欲起無先。（〔史記·楚世家〕引《周書》）

恃德者昌，恃力者亡。（〔史記·商鞅傳〕引《周書》）

成功之下，不可久處。（〔史記·蔡澤傳〕引《周書》）

安危在得令，存亡在所用。（《漢書》主父偃引《周書》）

必參五伍之。（《史記》蒙恬引《周書》。宗沂案《說文》「伍」字下云：「相參伍也。」謂伍法。「什」字下云：「相什保也。」謂什法。）

君憂臣勞，主辱臣死。（《文選》註二十引《周書》）

太公曰：知與眾同者，非人師也。大知似狂。不癡不狂，其名不彰；不狂不癡，不能成事。（《御覽》七百三十九引《周書》）

文王曰：“吾聞之：無變古，無易常，無陰謀，無擅制，無更創。為此，則不祥。”太公曰：“夫天下，非常一人之天下也；天下之國，非常一人之國也。莫常有，惟有道者取之（今本〔武弼〕「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，惟有道者處之」。）。古之王者，未使民，

民化；未賞民，民勸。不知怒，不知喜，愉愉然其如赤子，此古善為政也。”

文王獨坐，屏去左右，深念遠慮，召太公望曰：“帝（朱右曾云「帝」當為「商」，古文相似。）王（蓋謂紂）猛暴無文，強梁好武，優凌諸侯，苦勞天下，百姓之怨心生矣！其災（此下似有關文）予奚行而得免於無道乎？”

太公曰：“因其所為，且興其化。上知天道，中知人事，下知地理，乃可以有國焉（同上。《御覽》八十四引《周書》，今《逸週書》無之，必出《太公兵法》中逸文，蓋《太公兵法》昔人引之多通稱《周書》，《淮南子》以《六弢》為「陰謀圖王」之書，此云「無陰謀」可信也。）！”

大國不失其威，小國不失其卑，敵國不失其權；距險伐夷，並小奪亂，徵強攻弱，而襲不正，武之經也。

伐亂、伐疾、伐役，武之順也。

賢者輔之，亂者取之，作者勸之，怠者沮之，恐者懼之，欲者趣之，武之用也。

美男破老，美女破舌（當作後），淫圖破國，淫巧破時，淫樂破正，淫言破義，武之毀也。

赦其食，遂其咎，撫其困，助其囊，武之間也。

餌敵以分，而照其儲，以伐輔德，追時之權，武之尚也。

春違其眾，秋伐其穡，夏取其麥，冬寒其衣服。春秋欲舒，冬夏欲亟，武之時也。

長勝短，輕勝重，直勝曲，眾勝寡，強勝弱，飽勝飢，肅勝怒，先勝後，疾勝遲，武之勝也。

追戎無恪，力倦氣竭，乃易克，武之追也。

既勝人，舉旗以號令命吏禁掠，無敢侵暴，爵位不謙，田宅不虧，各甯其親，民服如化，武之撫也。

百姓咸服，偃兵興德，夷厥險阻，以毀其武，四方畏服，奄有天下，武之定也。（今本〔周書·武稱篇〕）

開望曰：“土廣無守，可襲；土狹無食，可圍竭（《漢書》主父偃引二句）。二禍之來，不稱之災。天有四殃，水、旱、飢、荒，其至無時，非移積聚，何以備之”（《逸周書》）！

第四篇

上古王者之遣將也，跪而推轂，曰：「聞以內者，寡人制之；聞以外者，將軍制之。軍功爵賞，皆決於外，歸而奏之。」

〔〔史記·馮唐傳〕摯虞以跪而推轂為古《兵書》，今本〔六弢·立將篇〕以為說。〕

兵以仁舉，則無不從。得之以仁分，則無不從悅。（蕭吉《五行大義》引《兵書》）

將無謀，則士卒憂；將無慮，則士卒去。（同上引）

〔《御覽》引《吳子》逸文：“將無慮，則謀士去；將無勇，則吏士恐；將遷怒，則軍士懼”本此。〕

坎名大剛風，乾名折風，兌名小剛風，艮名兇風，坤名剛風，巽名小弱風，震名嬰兒風，離名大弱風（引同上。當系《隋志》。《太公兵法》中語，或單稱《兵書》，蕭吉曰此兵家觀客主盛衰，候風所從來也。）**又曰：刑上風來：坐者，急起；行者，急住。**（同上。）

陽生甲子不足，戌亥仍為天門；陰生甲午不足，辰巳仍為地戶。陽界甲寅不足，子丑仍為鬼門；陰界甲申不足，午未仍為人門。陽盛甲辰，卯為之隔；陰興甲戌，酉為之隔。（引同上。）

《太公兵法》曰：“武王問太公：‘勝負何如？’太公對曰：‘夫紂之行，不由理積，其酒池賦斂，甚數百姓苦之。’”（宋《御覽》六百二十七引）

人主舉善，則天應之以德；惡，則天應之以刑。（同上引《太公》，《群書治要》引《六弢》襲之。）

將謀欲密，士卒欲一，攻敵欲疾。〔《御覽》。《吳子》逸文引《軍志》，吳子曾傳《左傳》。〕

先人有奪人之心，後人有待其衰。允當則歸，知難而退。有德不可敵，逐寇如追逃。（以上《左傳》引《軍志》，《傳》凡稱前志，多屬《逸周書》；或史佚，則稱《軍志》者，必《太公》也。）

將不仁，則三軍不親；將不勇，則三軍不為動。（《通典》引，《御覽》作《吳子》，蓋《吳子》所引者。今本〔六弢·奇兵篇〕改「為動」作「銳」。）

右背山陵，前左水澤。（《史記》引《兵法》與《孫子》不同，杜牧《孫子》注引《太公兵法》：「軍必左水澤，而右邱陵。」蓋括司言，知此引《兵法》屬《太公》也。此之言背謂後也，與前相對。）

武王伐殷，兵至牧野。晨舉脂燭，推掩不備。（《論衡》引《太公陰謀》見《藝文類聚》及《御覽》三百十六。）

春為牝陳，弓為前行；夏為方陳，戟為前行；六月為圓陳（《通典》作「季夏」），**矛為前行；秋為牡陳，劍為前行；冬為伏陳，楯為前行。**（蕭吉《五行大義》引《周書》雲此，「武備」亦依五氣也。知出《兵法》。）**是謂五陳。**（《通典》連上引，多此一句「近人採入」，〔逸周書·月令〕逸文。）

春以長矛在前，夏以大戟在前，秋以弓弩在前，冬以刀楯（《抱朴子》作「盾」）**在前，此行軍**（《抱朴子》）**四時應天之法也。**（《御覽》三百三十九引《六弢》分為「五選」，已見《說苑》所引，知連上，確係《兵法》，又見《抱朴子》。）

從孤擊虛，萬（《御覽》引作「高」，誤）**人無餘一，女子當丈夫。**（《抱朴子》引《太公兵法》又相傳古《遯甲書》引此作《黃石子》，足見《黃石公記》之果出《太公兵法》也。）**風鳴葉**（《御覽》作「氣」，非）**者，賊在十里；鳴條者，百里；搖枝者，四百里；金器自鳴及焦器**（《御覽》作「氣」，下無「鳴」字）**鳴者，軍疲也；氣如驚鹿，敗軍氣也。**（同上。上言風角，下言雪視。）

大師吹律合聲。商則戰勝，軍士強。角則軍擾多變，失士心。宮則軍和，士卒同心。徵則將急數怒，失士心。羽則軍弱，

少威明。（鄭康成〔周禮·春官〕注引《兵書》按隋以前人引《太公兵法》或曰《兵書》，〔正義〕以為武王出兵之書。）

第五篇

國不可以從外治，將（《孫子》注作「君」）不可以從中禦。（《通典》引《太公》，今〔六弢·立將篇〕襲此二語，以為將答君之詞，賈林《孫子》注沿其誤。）

神農之教曰：“雖有石城千仞，湯池百步，帶甲百萬，無粟，弗能守也。”〔晁錯引。案應劭《風俗通》述《孫子》雲：“金城湯池而無粟者，太公、墨翟弗能守之”，則知此為《太公書》所有。唐·員半千亦引作《軍志》，《群書治要》所引〔虎弢〕亦述「神農之禁」也。〕

國柄借人，則失其威（今本〔六弢·守土篇〕作「無借人國柄，借人國柄則失其權」。）。**淵乎無端，孰知其源**（下為「涓涓不塞」六句）？**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天下之天下也。取天下者，若逐野鹿，而天下共分其肉**（同上引。下五句，今本〔武韜〕襲改之）。

昔柏皇氏、栗陸氏、驪連氏、軒轅氏、赫胥氏、尊盧氏、祝融氏，此古之王者也。未使民，民化；未賞民，民勸（《北堂書鈔》十五引此三句，兩「民」字不重。）；**此皆古之善為政者也。至於伏羲氏、神農氏，教化**（宋本「化」作「民」）而不誅，黃帝、堯、舜誅而不怒（《御覽》七十六引《六弢》，《意林》引後四句作「太公曰：伏羲、神農，教而不誅」云云。）

聖人恭天靜地，和鬼敬神。（《意林》）

文王在岐（《群書治要》引多「週」字），**召太公曰：“吾地小，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天下有粟，賢者食之；天下有民，賢者收之。屈一人下，伸萬人上，惟聖人能行之。”**（《文選》注引作「屈一人之下，伸萬人之上，惟聖人能焉。」，《群書治要》引〔武弢〕多贅語，蓋依此節而增衍成之也。）

文王曰：“君務舉賢，不獲其功，何也？”太公曰：“舉而不用，是有求賢之名，而無用賢之實也。”文王曰：“舉賢若何？”太公曰：“按賢察名，選才考能，名實俱得之也。”（《意林》引《六弢》作六卷，今本《六弢》本之，衍為〔舉賢篇〕。）

文王曰：“國君失民者，何也？”太公曰：“不慎所與也？君有六守、三寶。六守者：仁、義、忠、信、勇、謀。三寶者：農、工、商。六守長則君安，三寶完則國昌。”（同上引今本《六弢》衍之為〔六守篇〕。）

崇侯虎曰：“今周伯昌懷仁而善謀，冠雖敝，禮加於首；履雖新，法以踐地（《意林》引作「冠雖敝，加於首；履雖新，履於地。」，〔漢書·儒林傳〕黃生曰：“冠雖敝，必加於首；履雖新，必貫於足。”師古曰：“語見太公《六弢》。”，《御覽》六百八十四引之同，《意林》多二「之」字，作「加之於首」云云。）。**可及其未成而圖之**（《御覽》六百九十七引《六弢》）。**軍中之事，不聞君命**（《意林》），**皆由將出。臨敵決戰，無有二心**（今〔六弢·立將篇〕連上引）。

武王問太公曰：“吾欲令三軍，親其將如父母，攻城則爭先登，野戰則爭先赴。聞金聲而趨，聞鼓聲而喜。可乎？”太公曰：“作將，冬日不服裘，夏日不操扇，天雨不張蓋幔，出隘塞、過泥塗，將先下步（《意林》、《藝文類聚》引無，作二日字及幔先作必。）。**士卒皆定**（賓本作「軍皆定次」），**將乃就舍；炊者皆飽，將乃敢食**（四句《意林》無，《藝文類聚》有，今本「飽」作「熟」，「乃敢」作「方就」。）；**軍未舉火，將不食**（今本作「軍不舉火，將亦不舉」）。**士非好死而樂傷，其將知飢寒、勞苦也。**”（《意林》引）

用兵之害，猶豫最大（《吳子》引之）。**赴之若驚，用之若狂；當之者破，近之者亡；使如疾雷，不暇掩耳也。**（同上引。按今本〔六弢·軍勢篇〕文義近古，多見稱引，此蓋括其一二精語。）

貧窮、忿怒，欲決其志者，名曰必死之士。辯言巧辭，善毀善譽者，名曰間諜飛言之士（同上引。今本〔練士篇〕取一置一，雜入贅婿云云，乃秦漢人語也。《意林》所引乃因梁人子鈔，惟九差一條，不足據，或參取唐時本也。）。**賞如高山，罰如深溪。**（〔文選·王仲宣從軍詩〕注引《六弢》。）

太公謂武王曰：“夫人皆有性，趨捨不同，喜怒不等。”
〔《文選·盧子諒·贈劉琨詩》注引。〕

太公謂武王曰：“聖人興兵為天下除患去賊，非利之也。故役不再藉（《孫子》引），一舉而得。”（《文選》四十三書注引。）

武王問太公曰：“殷已亡其三人，今可伐乎？”太公曰：“臣聞之：知天者不怨天，知己者不怨人。先謀後事者昌，先事後謀者亡，且天與不取，反受其咎（《史記》引二語）；時至不行，反受其殃（《說苑》引四語）。非時而生，是為妄成，故夏條可結，冬冰可釋（《藝文類聚》引太公作「折」），時難得而易失也。”（《意林》引《太公金匱》雲二卷。）

武王問太公：“今民吏未安，賢者未定，何以安之？”太公曰：“不須兵器，可以守國。耒耜是其弓弩，鉏耨是其矛戟，耨笠是其兜鍪，鎌斧是其攻具。”（《御覽》三百十引《太公金匱》，今本《六韜》本此，衍為〔農器篇〕。）

武王伐殷，出於河。呂尚為右（《類聚》作「後」，《御覽》無），將以四十七艘舫踰（《類聚》作「船濟」）於河。（〔《文選·王仲宣從軍詩》注引〕）

武王東伐，至於河上。雨甚雷疾。周公旦進曰：“天不佑週矣。意者，吾君德行未備，百姓疾怨邪？故天降吾災，請選師。”太公曰：“不可。”武王與周公旦望紂，紂陳引軍，止之。太公曰：“君何不弛也。”周公曰：“天時不順，龜不兆，占筮不吉，妖而不祥，星變又兇，固且待之，何可驅也（王逸《楚詞》注引《六韜》）。”武王問太公曰：“欲興兵深謀，進必斬敵，退必克全，其略云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主以禮使將，將以忠受命！國有難，君召將而詔曰：‘見其虛則進，見其實則避。勿以三軍為貴而輕敵，勿

以授命為重而苟進，勿以貴而賤人，勿以獨見而違眾，勿以辯士為必然，勿以謀簡於人，勿以謀後於人。士未坐，勿坐；士未食，勿食；寒暑必同，敵可勝也。’ ”（同上引《六弢》。今本《龍弢·立將篇》襲之。）

周初，武王問太公曰：“敵人先至，已據便地，形勢又強，則如之何？”對曰：“當示怯弱，設伏佯走，自投死地。敵見之必疾速而赴，擾亂失次，必離故所，□入我（此下有缺文或是疊下一「伏」字）**伏兵，齊起急擊，前後衝其兩旁。 ”**（《通典》一百五十三）

天下攘攘，皆為利往；天下熙熙，皆為利來。（《御覽》引《六弢》）

容容熙熙，皆為利謀；熙熙攘攘，皆為利往。（同上，引《周書》）

車騎之將，軍馬不具，鞍勒不備者，誅。（《御覽》引《六弢》）

太公誓師，後至者斬。（《御覽》引《桓範要義》，〔史記·司馬穰苴列傳〕：「軍法：約期而後至者，斬。」當本之太公。）

太公曰：“凡興師、動眾、陳兵，天必見其云氣，示之以安危，故勝敗可逆知也。”（《通典》引）

武王問太公曰：“貧富豈有命乎？”（《藝文類聚》引「成王問太公：貧富豈有命乎？將理不得其意。」）**太公曰：“為之不密，密而不富者，盜在其室。”武王曰：“何謂盜也？”**

公曰：“計之不熟，一盜也。收穫不時，二盜也。取婦無能，三盜也。養女太多（謂資贈多），四盜也（《顏氏家訓》「盜」作「費」）。棄事就酒，五盜也。衣服過度，六盜也。封藏不謹，七盜也。

井灶不利，八盜也。舉息就禮，九盜也。無事然證，十盜也。如取之，安得富哉？”武王曰：“善。”（《御覽》四百八十五引《六弢》，《藝文》節引，《顏氏》同。）

武王平殷，還，問太公曰：“今民吏未安，賢者未定，何以安之？”太公曰：“無故無新，如天如地（《御覽》三百二十七引《六弢》）。得殷之財，與殷之民。共之，則商得其賈，農得其田也。一目視則不明，一耳聽則不聰，一足步則不行。選賢自代，上下各得其所。”（同上引。）

武王問太公曰：“天下精神甚眾，恐後復有試餘者也。何以待之？”師尚父曰：“請樹槐於王門內路之石，起面社，築垣牆，祭以酒脯，食以犧牲，尊之曰社。客有非常，先與之語；客有益者入，無益者距。歲告以水旱，與其風雨澤流，悉行除民所苦。”（《御覽》五百三十二引《太公金匱》）

武王勝殷，召太公問曰：“今殷民不安其處，奈何使天下安乎？”太公曰：“夫民之所利，譬之如冬日之陽，夏日之陰。冬日之從陽，夏日之從陰，不召自來。故生民之道，先定其所利，而民自至。民有三幾，不可數動，動之有凶。明賞則不足，不足則民怨生；明罰則民懾畏，民懾畏則變故出；明察則民擾，民擾則不安其處，易以成變。故明王之民不知所好，不知所惡，不知所從，不知所去。使民各安其所生，而天下靜矣。樂哉！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也（《藝文類聚》二十引《六弢》此句）。”

武王曰：“為之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聖人守無窮之（四字從《藝文類聚》補入）府，用無窮之財，而天下仰之，天下仰之，而天下治矣。神農之禁，春夏之所生，不傷不害，謹修地利，以成萬物。無奪民之所利，而農順其時矣。任賢使能，而官有材，而賢者歸之矣。故賞在於成民之生，罰在於使人無罪，是以賞罰施民，而天下化矣（《群書治要》引〔六弢·虎弢〕）。夫殺一人而三軍

不聞，殺一人而民不知，殺一人而千萬人不恐，雖多殺之，其將不重。封一人而三軍不悅，爵一人而萬人不勸，賞一人而萬人不欣，是為賞無功、責無能也。若此，則三軍不為使，是失眾之紀也。”（同上引〔武弼〕）

第六篇

安徐而靜，柔節先定，善興而不爭，虛心平志，待物以正。
〔今本《六弢》〕

武王問太公曰：“兵道何如？”太公曰：“凡兵之道，莫過乎一。一者，能獨往獨來。黃帝曰：‘一者，階於道，機於神。’用之在於機，顯之在於勢，成之在於君。故聖王號兵為凶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（下文「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」一段，似後人攙入，故節去之。）。”武王曰：“兩軍相遇，彼不可來，此不可往。各設固備，未敢先發。我欲襲之，不得其利。為之奈何？”

太公曰：“外亂而內整。示飢而實飽，內精而外鈍。一合一離，一聚一散。陰其謀，密其機，高其壘，伏其銳士。寂若無聲，敵不知我所備。欲其西，襲其東。”武王曰：“敵知我情，通我謀。為之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兵勝之術，密察敵人之機，而速乘其利，復疾擊其不意。”（連上。並今本〔文弢·兵道篇〕）

天道無殃，不可先倡；人道無災，不可先謀。

全勝不鬥，大兵無創。

鷲鳥將擊，卑飛斂翼；猛獸將搏，弭耳俯伏；聖人將動，必有愚色。

凡謀之道，周密為寶。（連上。在今本〔武弢〕）

兵不兩勝，亦不兩敗。兵出踰境，期不十日，不有亡國，必有破軍殺將。

疑志不可以應敵。（孟氏《孫子》注引）

將以誅大為威，以賞小為明，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。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，殺之；賞一人而萬民悅者，賞之。（連上。並今本〔龍馭〕）

武王問太公曰：“攻伐之道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勢因於敵家之動，變生於兩陳之間，奇正發於無窮之源（孟氏《孫子》注引）。故至事不語，用兵不言。且事之至者，其言不足聽也；兵之用也，其狀不定見也。倏而往，忽而來，能獨專而不制者，兵也。聞則議，見則圖，知則困，辯則危。故善戰者，不待張軍；善除患者，理於未生；善勝敵者，勝於無形。上戰無與戰，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，非良將也（曹操《孫子》注引此二句，「前」作「先」）；設備於已失之後者，非上聖也；智與眾同，非國師也（孟氏《孫子》注引）；技與眾同，非國工也。事莫大於必克，用莫大於玄默（賈林《孫子》注引）。動莫大於不慮，謀莫大於不識（孟氏、杜佑《孫子》注引，「大」孟作「神」、杜作「善」）。夫先勝者，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，故士（古通事）半而功倍焉。聖人徵於天地之動，孰知其紀？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，當天地盈縮，因以為常。物有死生，因天地之形，故曰：未見形而戰，雖眾必敗。善戰者，居之不撓，見勝則起，不勝則止。故曰：無恐懼，無猶豫。用兵之害：猶豫最大，三軍之災，莫過狐疑（四句亦《吳子》引，「莫過」作「生於」）。善戰者，見利不失，遇時不疑；失利後時，反受其殃。故智者從之而不失，巧者一決而不猶豫。是以，疾雷不及掩耳（傅子《意林》引此句均作「不暇」，隋唐作「及」與此同。），迅雷不及瞑目（杜佑作「疾電」，陳皞《孫子》注作「卒電」，「瞑」陳作「瞬」。）；赴之若驚，用之若狂；當之者破，近之者亡，孰能御之？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，神也；有所不見而視者，明也。故知神明之道者，野無橫敵，對無立國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！”（今本〔六馭·軍勢篇〕）

夫兩陳之間，出甲陳兵，縱（《通典》作「從」）卒亂行者，所以（《通典》此下有「多」字）為變也。（今本〔龍馭〕，《孫子》注「所以」一作「欲以」。）

武王問太公曰：“律音之聲，可以知三軍之消息，勝負之決乎？”太公曰：“深哉！王之問也。夫律管十二，其要有五音：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，此真正聲也，萬代不易。五行之神，道之常也。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各以其勝攻也。古者，三皇之世，虛無之情，以製剛強。無有文字，皆由五行。五行之道，天地自然。六甲之分，微妙之神。其法以天清淨，無陰雲風雨，夜半遣輕騎，往至敵人之壘，去九百步外，遍持律管當耳，大呼驚之。有聲應管，其來甚微；角聲應管，當以白虎；徵聲應管，當以玄武；商聲應管，當以朱雀；羽聲應管，當以勾陳；五管聲盡不應者，宮也，當以青龍（原註其聲應乎角音之管，是敵陳木神用事矣。當以白虎方位，日時勝之。蓋角聲屬木，白虎屬金，以金能克木也。餘倣此。）。此五行之符，佐勝之徵，成敗之機也。”武王曰：“善哉。”太公曰：“微妙之音，皆在外候。”武王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太公曰：“敵人驚動則聽之。聞鼓之音者，角也。見火光者，徵也。聞金鐵矛戟之音者，商也。聞人嘯呼之音者，羽也。寂寞無聲者，宮也。此五音，聲色之符也。”（今本〔六發·五音篇〕）

武王問太公曰：“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，預見勝負之徵，為之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勝負之徵，精神先見。明將察之，其效在人。謹候敵人出入進退，察其動靜，言語妖祥，士卒所告。凡三軍悅懌，士卒畏法，敬其將命；相喜以破敵，相陳以勇猛，相賢以威武。此強徵也。三軍數驚，士卒不齊；相恐以敵強，相語以不利。耳目相屬，妖言不止，眾口相惑；不畏法令，不重其將。此弱徵也。三軍齊整，陳勢以固，深溝高壘，又有大風甚雨之利；三軍無故，旌旗前指；金鐸之聲揚以濟，鼙鼓之聲宛以鳴。此得神明之助，大勝之徵也。行陳不固，旌旗亂而相繞，逆大風甚雨之利，士卒恐懼，氣絕而不屬；戎馬驚奔，兵車折軸；金鐸之聲下以濁，鼙鼓之聲温（濕之誤）。此大敗之徵也。凡攻城圍邑，城之氣色如死灰，城可屠；城之氣出而北，城可克；城之氣出而西，城可降；城之氣出而南，城不

可拔；城之氣出而東，城不可攻。城之氣出而復入，城主逃北。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，軍必病。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，用兵長久。凡攻城圍邑，過旬不雷不雨，必亟去之，城必有大輔。此所以知可攻而攻，不可攻而止。” 武王曰：“善哉。”〔今本〔六韜·兵徵篇〕〕

刀子之神名曰脫光，箭之神名續長，弩之神名遠望。（《藝文類聚》六十引《太公兵法》）

第七篇

柔能製剛，弱能製強。柔者，德也；剛者，賊也；弱者，人之助也；強者，怨之歸也。故曰：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，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。樂人者，其樂長；樂身者，不久而亡。捨近謀遠者，勞而無功；舍遠謀近者，逸而有終。逸政多忠臣，勞政多亂人。故曰：誤廣地者荒，務廣得者強，有其有者安，貪人有者殘，殘滅之政，雖成必敗（〔後漢書·光武帝詔〕引《黃石公記》，按〔留侯傳〕明雲：黃石老人所授乃《太公兵法》，此作《黃石公記》，蓋新莽時所易之名也。）。**當斷不斷，反受其亂。**（〔後漢書·楊倫傳〕引之雲：黃石所誡。《史記》以為道家之言。）

臣與主同者亡。（〔後漢書·袁紹傳〕）

軍無財，士不來；軍無賞，士不往（四句亦見〔袁紹傳〕）。**故良餌之下有懸魚，重賞之下有勇夫。**（〔《藝文類聚》引之，作「《軍讖》」，凡今本《三略》所引《軍讖》，多出《黃石公記》中，《御覽》三百七，引下二句，作「香餌之下必有懸魚，重賞之下必有死夫。」）

得道者昌，失道者亡。（賈林《孫子》注引《黃石公》，又張豫《孫子》注引作《太公》語，「道」作「士」。）**動為事機，舒之彌四海，卷之不盈懷。柔而能剛，則其國彌光；弱而能強，則其國彌章，一軍之醪，投之於河，令士眾迎飲，三軍為其死，戰如風發，攻如河決。**（〔《御覽》引《黃石公記》偽《三略》引之作《軍讖》。〕

處若源泉，深不可測（〔文選·關中詩〕注引《黃石公記》敘）。**將所以為威者，號令也；戰所以全勝者，軍正也；士所以輕戰者，用兵也。故戰如風發，勇如河決，眾可望而不可當，可下而不可勝也。**（〔《御覽》二百七十一引《黃石公記》〕

使商人為前兵者，象白虎陳；使羽人為前兵者，象玄武陳；使徵人為前兵者，象朱雀陳；使角人為前兵者，象青龍陳，亦

曰旬始陳（引同上。此即《說苑》引《兵法》所謂「分為五選，異其旗章，勿使冒亂」之事。）

彼以直陳來者，我以方陳應之；方來，銳應之；銳來，曲應之；曲來，圓應之；圓來，直應之。直木，方金，銳火，曲水，圓土也。各以能克者應勝之。（引同上。按《通志略》又有《黃石公五壘之圖》。）